目　录

解放前石岐航运业的概述……卢　坤、洪　奇（1）
九龙堂等匪帮爆炸同兴渡始末记……李泽林（9）
石岐银业的回忆……缪文雨、高焕章（12）
解放前中山县米业和米机业的
　情况……黄桂坡、伍允成、黄棫等（20）

七十年来美国基督教同寅会在中山活动
　情况……陈　文（29）
褒光医院……陈　文（43）
美国南美浸信会国外传道部在中山、珠海地区
　活动情况简介……陈　文（49）
英籍主教何明华与翠亨、银坑难民营……陈　文（55）
天主教神甫彭锡恩办难婴院进行间谍活动及其
　痞杀婴儿的真相……文　声（61）

渝陷期间“挺三”各支队的走私情况……李泽林（66）
渝陷前中山反动官吏走私的鳞爪……又　叔（72）

害人最烈的赌博白鸽票和字胆……郑励石（77）

大天二蔗天祥……林　中（84）
竞进社二十友土匪的猖獗……耀　垣、陈　禹（91）
林警魂攻打石岐驱逐黄居素的
　一幕……耀　垣、陈　禹（93）

1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解放前石岐航运业的概述

盧　坤　　洪　奇

中山县地势濒海，河道纵横，四通八达，水运交通便利。故货物产品的交流、运输频繁。十九世紀50年代，即前清光緒20年前，石岐和各乡的来往交通，有一种稱为“圩艇”，每隔三天的圩期，来往一次。和广州、佛山、江門的交通，是体积大的木船，稱为“乡渡”。均是悬挂风帆，借风駛帶，沒有风时靠人力撐篙划槳。水淺处須登岸牵纜，傍岸而行。故載量不多，行动緩慢。嗣后发展到为車渡。它的体积比較大，行动也省力快捷些，但載运客貨有限，如有大量貨物，要由貨主另雇专船搬运。故当时航运交通，尚多困难。

辛亥后，有了火輪船拖渡，而且有了定期的航行。各綫的航运就有进一步的发展。航行县外的有广州渡、肇庆渡、佛山渡、江門渡、官山渡、高明渡、容良渡、香港渡、澳門渡等。县内的有小欖渡、黃圃渡、茅湾渡、坦洲渡、斗門渡、南水渡等。交通頻繁，帆檣至映，极一时之盛。各綫航运，以广州和香港两綫为主要，現将这两綫的交通概况忆述如下：

广州石岐綫的航务

广州是广东省会和中山的关系甚大，故客貨来往，比其

他航路尤多。光緒初年，有洪晋佳和兄弟瑞洲、卓廷等联同夥友数人，合資三百両，开設木渡一艘，承接商店托购和带运貨物，并接載旅客来往。这种木船稱为桅棒船，往来一次，动輒數天。旅客只鋪一草席于船艙里，随意坐臥，极为侷促。沿途所經各地，均須停船，任客上落，稱为“开街”“埋街”。遇着順风順水，尚不甚吃力，易于到达。倘遇逆风逆水，則須由船員下水登岸，牽纜拖船前进。后来賺了錢就改名为“和合渡”。仍无定期开行，只在开行之前，定了日期，預貼广告，以为招徠，也无碼头灣泊。在石岐时，停泊在現时长堤尾河面，在广州泊在沙基街涌口。

这条航綫，后来稱为中省綫；即由石岐开行，經張溪、港口、白花头、横逕、裕安圍、沽埗、横瀝、小欖、鶯哥咀轉入順德县境的大角、二角、桂州海尾、容奇、曹魚石、小黃圃、板沙尾、李家沙、磨磚头、火燒头、河滘、紫坭、半步、碧江、三桂、陳村、韦冲、勒竹、东爪壟、陳头、石壁、龟脊礁、深涌轉入南海县属的三山、大尾、南石头到达广州，全程約100多海哩。由于經过39处地区，均須停船，时間极受阻滞。如不停船伺候乘客，很容易触怒恶人，受到当地封建勢力的压迫，挾嫌报怨迫害。而所經之白花头、鶯哥咀、桂州海尾、磨刀头、龟脊礁各地，又为盜匪盘踞出沒之区，地勢險要荒僻，时有被劫之虞。

自鴉片战爭失敗之后，广州开辟为通商口岸，貨运驟增，小火輪拖带木船，成为一新兴事业。当时有一外省人馬竹若，是陳村紙厂的当事人，他見航运事业有利可图，乃集資在广州开設了一艘永生单行，来往广州石岐，为广招徠，后改为“洪昌渡”。雇一艘名为发利的火船拖带。而洪晋佳等所开的和合渡也广集資本，雇一艘名为富順的火船拖带，

互相竞争。后来经过調停，双方妥协，各分双单日开行。这是广中线火船拖带的碍矣。而这种渡船，要向政府納捐税，故又稱为“鋪渡”。因行动快捷，来往客貨日多，两渡連年获利。但船上設备簡陋，座位凌乱，旅客已多不滿。有一次石岐一个香港富商邓簡的儿子名邓耀黎者搭渡，因船員招呼不好，他发脾气指責船上秩序和設备，船員回答一句：“你想舒適，自己开一隻呀”。邓耀黎認为受到侮辱，同时也覺得航运事业大可获利，返岐后，即用鉅款，购置两艘火船，名为賽星、賽電，新裝花尾渡两艘，名为鴻兴、鴻安。与洪昌、和合两渡竞爭，互相減收船票价，甚至不收船費，以搶夺生意，招引搭客，因此双方損失甚巨。后来由和合渡的司理洪瑞洲提出和解，互相合作，改为永和公司，重新裝置两艘花尾渡，名为信昌、信恒。船上設备較为舒適，管理也漸完善。船上座位分为飯楼、賬房、大艙三級，飯楼还有几間小房，专为有錢的客人妇女之用，另加收房租。飯楼擺設帆布椅約五、六十座位，賬房大艙，則設鋪草蓆在船板上坐臥。飯楼客人有茶一盅全天供应，也有水洗漱，另收費2毫。大艙客每天只在开飯时供应茶水一次，用一木桶載着，由客人自己帶备的杯取飲，不另收費。供应早飯，可以由旅客点菜。每天于晨晡三、四时开行，晚上四时左右到达，每次船程約十二小时。倘冬天水涸或潮退擱淺，就会阻延到入夜时，始能到埗。又以陳村和港口外白花头两处最为淤塞，常常受擱淺。故渡船要乘潮漲时搶渡，否則潮退被阻。就会被土匪乘机劫掠。

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暫时放松了對中国侵略，国内民族工商业有了发展，当时石岐商会会长曾凤儔，見到商店貨运日增，渡船對貨物运費收入甚鉅，就心痒起来。借詞

航商收价过高，向商場提議开設新渡，以集小股为大股的办法，每間商店都有附股，遂以兴发公司名义开設同兴、同发两艘花尾渡，与永和公司竞爭，斗爭了21个月，又商妥合作，每一个公司开一只渡，永和公司开信昌渡，兴发公司开同兴渡。这是航业兴盛之期。以后逐步踏入厄运了。

旅客和航商的災禍

辛亥革命，各地紛紛組織民軍，后来軍閥做了官，就把民軍解散，毫无安置办法。使散兵游勇，流为盜匪。于是打劫渡船的案件，几成为日常慣見的事。

盜賊糾集党羽，組成"堂口"，写信向航商勒收"行水"，俗稱为打单信。講妥条件，滿其所慾，可告无事。否則旅客必受其害。

龙濟光入粤之后，把李福林的匪軍部队改編为"保商卫旅营"。由他向各航商进行勒索。强迫各渡船按大小和性质，分为数級，每月繳納固定的經費。花尾渡分为三級，最高的400元，中級150元，最低的100元。每船备价領一枝保商卫旅营旗幟，派数名武装兵駐船，由船上供給伙食。其他谷船、柴船、缸瓦船以及一切貨船，均要納費領旗，不过勒索比花尾渡較少一点罷了！当时航运有江海难行的怨声。以后滇桂軍入粤驅走龙濟光，变乱頻繁，軍政費的抽剝，有加无止。这些抽剝，表面虽由航商負担，实际都轉嫁到旅客身上。

官兵的摧殘和租悬外国旗：当年反动軍队，每挂名运饑軍队，任意封船。在封用期間沒有租項发給，虽口头上說发給船員伙食，可是口惠而不履行。反将船上物件毀烂。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时封用时间多久，也无規定，迫得航商行賄請求，又乘机勒索金錢，始予放还，这是航商最苦脑的問題。后有一些无耻的航商竟用錢請求买办斡旋，代向沙面外国領事館购买外国旗一面，悬挂在船上。反动官兵只能欺压本国人，對外国人就胆怕，就不敢再加騷扰。以后别的渡船，也相繼效尤。及后南清丁滇桂軍閥，实現国共合作。又成立了輪渡同业公会，始通知各航商不得再悬挂外国旗。由这天起各渡船才恢复插中国旗。在开行之际，一路燃放砲仗，过白鵝潭沙面前，砲仗燃放，尤为热鬧，有的船还打鼓敲鑼。航业中人認为这是当年中国共产党領导下反帝的一个鮮明印象，至今回忆起来，也認为快事。

盜賊的摧殘：1930年前后数年間，为珠江三角洲盜匪最猖獗横行的时代，南、番、順、中山四县，均有当地的匪幫堂口盤踞。如中山方面，有高佬惠、高佬才、梁騷、梁枝、麦布等組成的五龙堂。另一幫瑠头二等組合的九龙堂。港口方面燒猪金（即吳金）、林滿、鄺大龙等組合为彩龙堂。梁志帶、潤帶等組合的天子堂等均以打家劫舍，劫掠渡船，勒收行水为务。分向各渡船勒收行水，但堂口多，应付实有困难。故信昌和同兴两渡就积极設备防御，以为抗拒。除在砲樓布置机关枪，添增护航兵士外，又在船的上下四周，裝配鋼板，各艙加設鉄閘，防护周密。在开行之先，向搭客仔細搜查行李，以防盜匪挾帶枪械，假裝旅客搭船潛藏。开行后，即将各艙鉄閘关鎖，派船員看守。賬房另加鋼板鉄閘，緊密关閉，积极和匪幫對抗。

当时匪幫因信昌和同兴两艘渡船，對打单行水，全无答复，且态度强硬，就設計报复，予以剧烈手段對待。拟将同兴渡拖帶的火輪船炸沉，然后洗劫渡船。由五龙堂、九龙堂

两匪帮合作。南海九江匪帮罗鸿洪部下，能制造水雷，爆炸渡船。故派九龙堂匪首塌头二去定制。于是年3月25日早在白花头海面最狭窄河面放下水雷，派匪在岸上掌握雷掣，俟机带火船到达，使之爆炸。谁知这天大雾，岸上匪徒，视线模糊，见船到来，按掣爆炸时，火船已过了，将渡船炸为两截，随即下沉。这次船员旅客，死亡了200余人。同兴渡既以损失惨重，无法复业，而匪徒也毫无所得。可说得是航业和旅客一个空前惨剧。

这时国民党改组，出兵北伐，李济深主持粤政，曾举行过无数次清乡，匪徒始稍为敛迹。又另有航商组织新公司，开设恒安渡。广中线交通不因同兴渡被炸而受到影响。

官僚资本加入竞争：因盗匪的猖獗，航业资本家，多出资和军人恶霸合作。如福军统领李翥，就出名集合资本，开设福兴渡。小欖的大天二袁带开设永泰兴渡，后来改名中山渡。旧有的信昌渡改名悦来渡。新起的恶霸朱克勤开设永生渡。这时广中线共有五艘花尾渡开行。均是新型装备，分为一等和三等，（旧称飧楼和公舱）一律改为上下两格的"碌架床"，座位舒适，也装有电灯和收音机。这种规模，一直保持至今天。

反动政权对航业的迫害：自改为花尾渡后，每年虽缴纳一次过的税捐，已如上述。自1916年以后，抽剥的名目日多。如广东船政局，则收船牌费，丈量费。广东治河处则收渡河费，广州水上警察厅则收警费，在石岐又有水警费和渡河费、码头费等名目。军事机关则特别凶狂按客货征收加二成的附加军费。尤以官僚军警搭"霸王船"的损失为甚。早期的花尾渡一等客位称为飧楼，只有五、六十个客位。但多为彼辈所占坐，故每水船开行，所收得的水脚不及乘客的半

數。對該等伪軍政人員如胆敢問他买票，他只摘一摘头，突一突眼便算，如多問一声，就会被打。船員在恶势力压迫下，只有忍气吞声，这种經常迫害，在解放前夕，尚还存在。

这种迫害航业事例，不特广中綫航商为独有，其他航商均是同一命运。

淪陷时花尾渡的末路

在日寇第一次登陆的当时，航商開耗，恐怕渡船和火輪船落在日寇和汉奸手上，早已紛紛逃赴澳門。及县境淪陷，逃难赴澳的人愈多，租賃房屋，极为困难，露宿騎楼者甚多。故航商将花尾渡借給船員家属和亲朋居住。后来要求借住的人，紛至沓来。乃将渡船搁格，分为小房和床位，租与难民居住，将租錢以維持船員伙食。后来因澳門是咸水海，久泊会受到侵蝕。故将之改裝为貨船或出卖。这就是花尾渡的末路。

抗日战爭胜利后，只有悦来和民生两渡，重新裝置，恢复营业，可說是解放前花尾渡的尾声。

石岐香港綫的航运

石岐赴香港的航程，要經大海。火船和渡均要堅固，始能經受得起海浪波涛。最初是港商黄广昌，在港集資开設。由黄佩鴻为司理，稱为恒行公司，自置恒通、恒昌两艘火輪船，利胜、利达两艘花尾渡。后又有曾凤儔等組織了国兴公司，自置景星、庆云两艘火輪船，永昇、永祥两艘花尾渡，互相竞爭。但由岐江經張溪小涌出横門口出海的一段水程，是由恒利公司周款剗深疏浚，視为专利，不肯給国兴公司的

船通过。因此双方涉訟，国兴公司敗訴，迫得自行剏导赤濠，以通海口，各走各路。赴港要經鴨墩关海关查驗征税，这两个公司就各运手段，瞞通海关，求以迅速手續查关，俾得快捷通过。还串同关員走私瞞税，为主要的收益。两船均以貨物运輸为主要。入口以輕工业的舶来品和咸魚海味为大宗。出口以薯芋、鮮果、瓜菜、生猪三島土付产品为大宗，业务穩定，获利也大。

抗战时期，反动政权消极抗日，将本县通海航道堵塞，香港渡和輪船，就被无条件征用，滿載大石、凿穿沉沒，以为防阻日舰侵入。这种欺瞞世人的所謂抗战措施，只空受損失，對抗战防御起不到絲毫作用。从此以后，因岐关車路通行汽車，對香港的客貨运輸，均多由岐从陆运澳，轉赴香港。對香港的輪渡，从未恢复。

澳門綫的航运，由岐江直赴前山，通过海关檢查，即到澳門，航程甚短，貨客的运輸无多，只有水客带运小量貨物，靠瞞税走私图利，貨物入口的甚少，出口只瓜菜、生猪、三島。故對航运起不到大作用。

九龙堂等匪帮爆炸同兴渡始末記

李泽林

距今三十多年以前，中山县曾发生一件匪帮爆炸同兴渡，溺毙旅客数百人轰动一时的大惨案。

事情发生在一九三零年左右，那时珠江三角洲盗匪十分猖獗。单說中山县三、九区一隅之地就有許多匪帮堂口，喽聚匪徒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亦数十人。其中較大的堂口有五龍堂、九龍堂、彩龍堂、天子堂等。

五龍堂匪帮是由大霸头匪首梁騷（梁緝峯）、高佬才（林才）、黄圃匪首高佬惠（潘惠）、新沙、新地匪首梁桂、麦伯父（麦布）等所組成。九龍堂匪帮是由浮圩、抱沙、罗松、牛角沙等地匪首塌头义（吳义）、郭叶仔（郭永和）、陳球、馮应、吳容清、关世等所組成。彩龍堂匪帮則是由港口匪首燒猪金（吳金）、林滿、大南沙匪首郭大隆、郭义隆等所組成。而天子堂匪帮則是由梁自带、梁騷仔以及九龍堂的郭叶仔，加上四区涌口門的匪首細佬哥（吳义和）、豆皮十九等所組成。他們經常四出洗劫，杀人放火，擄人勒贖，勒收禾票，不仅为害农村，而且經常截劫客船、为患行旅。

在匪帮盘踞的地方，鬧得烏烟瘴气。地主、富农常购置枪械，建其子姪当匪，以求立足。风气所及，不少青壮年以当匪为職业，把佩短枪，当綠林，引以为荣。

当时，顺德广东堂的匪首罗鸡洪专以水雷爆炸行劫各江轮渡，非常残暴。而中山五龙堂和九龙堂的匪首亦打算爆炸行劫香港梧州线的大火船。但不懂水雷，于是派出小头目郭三珠到罗鸡洪处請得有制造水雷技术的匪徒回浮圩秘密制造。后以香港梧州线的火船是外国人所办，船坚砲利，不易下手，因而改变主意謀劫行走广州中山线的同兴渡。参加謀划者为五龙堂的匪首梁騸、高佬才，匪书記黄杞（黄祺仔的父亲），九龙堂的匪首郭叶仔、塌头义等。商議結果，决定約請彩龙堂匪首燒猪金、林滿、郭大隆、郭义隆等共同合作，在中山港口出口不远的百花海面下手。

爆炸行劫的一天是农历三月二十五日。按照港口封建迷信习慣三月二十三日是所謂"天后誕"，地方上照例搭戏棚、請名班、唱大戏。因此，由三月二十日到三月二十四日是港口一年中最热鬧的几天，各江輪渡經过港口都敲鑼打鼓，祝賀天后誕辰，各地走档脚的小販，探亲戚的羣众，打荷包的扒手都云集港口，商店張灯結彩，烟館、賭場通宵达旦，是日官匪互相勾結，大排筵席，戏台上下都是当地匪幫的武装，枪械林立。在匪幫盘踞"保护"的地方，他們照例不許扒手活动，被匪幫拿获的扒手，照例用猪籠笠住，綑在戏台上示众。二十四日是大放花砲一天，当地匪幫认为搶得头砲，可卜一年胜利，广場上人山人海，搶砲的人，打得头崩額裂，甚至有开枪轟击者。到二十五日早，众匪幫看完戏后，就出发打劫同兴渡去了。与此同时，另一股匪徒則提前半夜从浮圩出发，互相配合行动。

同兴渡是当时很出名的拖渡，沿途搭客載貨。是日駛經港口时，由港口开往搭渡的十分擁拥。其中包括有拉箱的戏班、来往小艇、客奇、桂州的小販、剛釋放的扒手、探亲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去的群众约共百多人。因此，这一天同兴渡的搭客特别多，全船共有数百人。当船开出港口砲台后，开街的搭客已經入仓，只有一扒手不准入仓，踏在船头。渡船因防匪关系，出港口后，即将飐楼和大仓的仓門封鎖，搭客不能来往走动，都擠塞在仓内。

参加行劫的各堂口匪徒共有百多人，以九龙堂匪首塌头二为先鋒。还有九龙堂的悍匪烟屎东(梁东九)、水瓜二（梁二）及五龙堂的小头目梁广仔等。說起来当时梁广仔与后来任中山县长的張惠长还是契兄弟。据說有一次梁广仔打劫中山四区大环乡，在被擄人中，发现一人是張惠长的亲人，梁即亲自把他送还給張，事为張的父亲張詠廉所賞識，收为契仔。梁平时作恶多端，肆无忌憚，人稱之为梁猛虎。

行劫的匪徒布置埋伏在离港口不远之百花头两岸，水雷則安置在百花头独有一株木棉树對开的海中，由梁广仔負責在大树下擦電掣。本来按計划是将拖渡的火船炸毀，再行劫拖渡。但恰巧这天下大雾，前面看不清楚，火船拖渡的纜很长，火船过去了，梁广仔才一擦電掣，轟隆一声，有如天崩地塌，火船炸不到，却将拖渡近船头处炸断。被炸断之一截，火船来不及收車，拖离甚远，踏在船头的扒手和船上水手紛紛跳水逃生。此时伏在独木棉树對岸的匪徒即开枪猛烈地扫射，鎖在飐楼和大仓内的搭客无法逃出，又因船的一面受到枪击，搭客惊慌失措擠到另一面，被炸伤的渡船，随即翻轉沉沒，淹死数百人。其中有六名伪装为搭客准备为劫船内应的匪徒亦被淹毙，其他匪徒一无所获而散。

此轟动一时的历史慘案首先由逃生的扒手在港口傳播开来，但直到事后多天，国民党反动派才派人打撈屍体，从船仓中一具一具拖出，聞說有全家遇难者。

石岐銀业的回憶

繆文雨　高煥章

中山为沿海农产丰富地区，且毗邻港澳，商业发达。鴉片战爭之后，出国华僑众多，是著名的僑乡，在外国和港澳經商或做工的約二三十万人，每年僑汇很多，因此石岐銀业經营，过去在各行商业中，跃居前列，仅将記忆所及，作片鱗隻爪的概述。

一、辛亥前銀店的业务

辛亥前石岐商业以錢銀店、当押店的資本为最大，官厅的公私款項和私人游資，均存放其中以收利息。当时存款，均以月息計算，一般为四厘，最高不过六厘。銀店将自己的資本和存款，轉貸于各行商和私人按揭，俗稱"做价"，其主要业务就是按揭汇兌。这种銀店当时石岐共有二十八間，其規模小的也兼营找換。另有一种专营找換的，其資本甚小，业务簡单，稱为錢枱，門口招牌，只标明錢銀找換而已。28間銀号中以阜康、寶慎、誠信和、泗和隆、生发、永昇、义昌、信行、信安、蚨源、生发、永昇发、永生源等在地方上較为有名。它們的經营固須要有雄厚的資本来号召，尤其是要有堂皇宏丽的門面以吸引存款戶。因放債收息，只凭自有的資本，获利无多，利用他人存款，轉手之間，可获厚利。存款付出之利息，不过四厘至六厘，而放債所收利息，

最低八厘，銀根断絶之时，如农历十一、十二月，可能高至一分五厘而至二分，还需要有相当价值的低押品。所以当时經营銀店，除非本家亏空資本而至崩溃，否則很少倒閉歇业的。故曾有民謠这样說：光棍鋪，真好做，陳設酸枝椅八張，迎接貴客来光顧。

二、侨汇的經营和濫发凭票

僑汇的經营：大抵在十九世紀末期，中山已陆續有华僑汇款回家。其汇款是先汇到香港有多誼的金山庄代收，再轉汇石岐的銀店分派給其家人。这种經营僑汇的銀店，稱为"信箱"，是分派华僑函件汇款的专門营业。故俗稱这类函件为"金山信，現时的僑批局，就是从这类信箱的发展而来的。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华僑汇款，均是金鎊。有大金重8錢8分（老秤），中金重4錢4分，金仔有2錢2分和2錢1分两种，均由原地托汇的銀行将金币用木箱裝載交邮船运至香港金山庄。金山庄接到这种金山信和汇款，又交由夥伴带回石岐交給有联系的銀店代派。所收手續費为千分之二。大战后漸有以港币轉发。僑眷收到金币，須換了銀币（双毫）行使，故銀店經营僑汇信箱，也兼营找換。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金銀币值价目，比較穩定。大金值毫銀44元，中金22元，金仔值11元——10元5角。起跌差額甚小。但在港的售价比石岐高，故金山庄和銀店联結，在接到僑汇金鎊，即在港卖出，由石岐銀号在当地买入分派，僑眷收到后，仍然以較低价目，卖回銀店。故俗稱这种銀店为"剃刀門檻"，出入的人都受到剃刀的剖削。年中获利甚大，已凌駕以放債为业务的大銀鋪，从此就夺取了大銀鋪的

地位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的青壮年，多被征入伍，生产劳动力减少。旅外的华侨，大为吃香，做工的工价提高，经商的也有钜大盈利。战后，抉资回国的华侨甚多，留在外国的华侨汇款也逐年增加。

大战前夕的一个时期，金币价目曾达双毫50余元的最高峯。大战时期，日趋下跌，最低时，大金仅值18—19元，金仔仅值4元8毫，黄金每两值20元左右。同时港币也跌至每10元，值毫银8元5毫。这对我国的經濟，起了一定的作用。

因侨汇的不断增长，就刺激了銀业的发展。这时就有寶衡、永福利、广和祥、福和盛、祐生、利生、全兴泰、广昇昌、广衡、瑞昇、泗德等新开設的銀店，发展至四十八間。多是归国华侨投資的，尤为特出的是四大公司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均在石岐开設銀业部。

永安公司是由原有的汇源銀号改組。它的股东多是中山竹秀园乡郭姓族人，因他們多赴檀香山經商做工，年中华侨汇款甚钜。归侨郭泉、郭乐、郭順等，早在香港和上海开設永安公司，乃分其資金在石岐开設銀业部，派郭灿英为司理，掌握了大部侨汇即现时孙文西路永安侨批局。比較早的还有先施公司銀业部，是由香港先施公司在岐設立的，經营按揭、儲蓄、保險等业务，大量吸收游資，由黄卓南为司理。当时石岐谷米业蓬勃发展，許多投机米商，建筑米仓，大肆囤积壟断，操纵居奇，将存仓的谷物，以仓单持向銀业部按款，进行再买入。按仓单数量的貨价，可揭到七成现金。不独米业，其他行商也可将貨揭款，囤积居奇。这两間銀业部常运用其雄厚的资本，为所欲为。同时，它們又和美

国三藩市、檀香山以及英属的新加坡、澳洲等大埠有直接联系。随时将收入的黄金白银运出香港套利，这时黄金白银尚没有统制，各银店也有这样做。惟营运的数量，则瞠乎其后了。

银业行和银业同业公会：我国商业，向以业务区别，各自联成一个集团，名之曰“行”。银店有银业行，以玄坛神为祖师，訂有行规，互相遵守，并负责向本行收集税捐，代向政府缴纳，名为“坐厘”。至1924年石岐银业行扩大组织，成立银业同业公会，改訂新会章，报由县商会轉报政府备案。

1932年（民国21年）在银业公会楼上（即现时孙文西路217号楼上一连两间）开市买卖黄金、金币、港币。每天早午两市。由各银店的买卖手，俗稱为“行街”，负责入市买卖。只凭他个人签字，即作为成盘交易。所謂买卖的都是期单，分为三天、五天、七天的期限，到期即做数算帐。結算盈亏，由所代表的银店負責。但亦有的大银舖，自己設有銀仓，稳紮稳打，多用实物成交的。又因投机炒卖的人，不特银业界，其他商店或私人也有通过銀店加入炒卖的，故这时銀店业务，空前高漲，各店也多陆逐增加資本。造成一种虛假繁榮的現象。总的来說是华僑汇款日多，游資泛濫于市面，沒有正当出路。当时有一个特出反常現象，如英国在香港的汇丰銀行，對华僑存款不給利息，租賃銀仓存款，还要缴納仓租。故华僑游資都轉向家乡的銀业投資。

发出凭单的濫觴和演變：大商店代客开发凭单的办法，来源甚远，銀业和杂行均有。因数額大的买卖，白銀携带不便，早期凭单的手續是先将白銀交存一間有信誉的殷实商店，由这店照数填发凭单。辛亥前以两数为单位，凭单註明

九九八平，即一百两在兑交时扣出二錢或三錢白銀，以为秤用，限期在一个月内提取。提取后，凭单即时涂销作廢，当时这种办法尚沒发现什么流弊。且必须交收双方所同意，乃一时的权宜手續。但在辛亥后，大小軍閥混战，政府銀行发出的鈔票，随时貶值停兑，成为廢紙，羣众損失甚鉅，尤其是本省在軍閥龙濟光，桂系和陳炯明等几次战乱之后，羣众對政府鈔票，失去信心。但社会上經濟交收白銀实感不便，故石岐商店和銀店仿照汕头銀店发出"汕票"的办法，于1922年起陆逐开发凭单。初时只开发100元以上的，后来濫发50元20元10元小面額凭单，末期竟有5元面額的凭单出現。这种凭单已被視作鈔票貨币，任意在市面上行使。造成这种現象，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由于白銀硬币的缺乏。本来清代的毫銀分2毫1毫两种，由广东官錢銀局鑄造，质量的成色甚高。辛亥后将之收回，由广东造币厂改鑄。惟成色比不上旧币。因政府收购旧币，銀业商人就从中搶购，偷运出港澳图利，后来新币也被視为偷运出口图利的目标。白銀外流，数量甚鉅，于是硬币日少。尤其特出的，滇桂軍踞粤东时，私鑄銀币，即俗稱"十三年銀"，成色低劣，私人偷鑄的也多，劣币泛濫市面，羣众不愿使用。至前民国十八年始一律收回，另行改鑄18年版的新毫币。因連年币制紊乱，就愈助长石岐的銀店濫发凭单。这种凭单的发出，沒有固定的基金，故时时发生擠兑。資本雄厚的，随来随兑，即可压息，否則因週轉不灵，就会随之倒閉。且濫发凭单，也助长买空卖空和炒卖物业。因此一間銀店倒閉，牵連别家随之倒閉歇业者，事所常見。

当年最鮮明的事例，是广衡銀号的倒閉。它是一个有名的資本家开設，因司理人郭熾云炒买金币，損失很大，他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